跟着名作赏胜景

乔忠延

进入21世纪，人类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跨越，一下跨进了知识经济时代。密集的体力劳动一转脸就被密集的技术生产代替，休闲旅游时代蓦然突兀眼前。如何享受休闲旅游？笔者以为跟着名作赏胜景，会为我们增添无限的乐趣。

醉翁亭里同“醉”

到南京小憩，换个车直奔安徽滁州琅琊山而去。去琅琊山看什么？看醉翁亭。欧阳修那篇有名的散文《醉翁亭记》吸引着我，早就想一睹那亭的芳容。

车轮滚滚，窗户变为荧屏，景物不断转换，我却视而不见，身心完全陶醉在欧阳修的描摹当中。时而是醉人的美景：“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时而是醉心的乐趣：“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当然，最引人咀嚼的还是欧阳修隐藏在心间乐而不宣的趣事：“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欧阳修为何而乐？我自然也难以参悟。

是的，朝廷贬欧阳修去滁州，可不是让他去快乐的，甚至想让这小子吃点苦头。北宋庆历三年，欧阳修在朝中为官。范仲淹等大臣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推波助澜。改革触犯了权贵集团的利益，终告失败，范仲淹等大臣相继遭贬。此时，不识时务的欧阳修，竟然还敢上书为他们分辩。这样违抗皇命，不给个小鞋穿行吗？随着一声令下，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是呀，遭受打击的欧阳修不纠结，不郁闷，还快乐哪般？

游览滁州，才知道欧阳修为何快乐。欧阳修到了滁州，见旧城破败，便着手改造。一日松闲，上山游转，发现丰山脚下的幽谷中有眼清泉，欧阳修竟然搞起了旅游开发。修好泉眼，名之幽谷泉；泉上建亭，名之丰乐亭。几乎同时，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另一个亭子亦相继建成，这就是醉翁亭。欧阳修不仅写下《醉翁亭记》，还写下《丰乐亭记》。两亭建成，名声鹊起，琅琊山游人如织。“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面对如此美景，面对纷沓而至与太守一同享受美景的游人，太守哪里还会忧郁？快乐还快乐不过呢！

滁州醉翁亭

是日，我躺在醉翁亭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和太守举杯共饮。

武隆山水寻“异”

非游武隆不可！

我所以下定这般决心，是读到散文大家韩小蕙的游记《武隆“避”》。武隆山水到底有多好？韩小蕙女士用“异质”来描绘：“说它异质，是因为它不仅出落得生猛，悬崖、峭壁、森林、溶洞、大江，能现72种身形，不惧36路妖怪；还因为它脾气暴躁，一言不合，一事不遂，就突然暴跳起来，拳打脚踢，山崩地裂，打出一个直立于天宇和大地之间的大天坑，又踢开了一条长5公里、深500米的大地缝。从此，武隆就一直折腾在不停顿的造山大运动之中，上下摇晃不已，左右颠簸不停，人人皆喊头晕目眩，它却高兴得哈哈大笑。”

武隆风光

这哪里像是描摹自然风景？分明是在塑造一个性情豪爽，举止独特的武林汉子。而且，还是个修炼出魔力的汉子，他简直可以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比美。

这样奇妙的山水岂能不看？我就是读到此处下定了去重庆市武隆县游览的决心。看了武隆山水，深感韩小蕙女士笔力不凡。俗话说，画人画虎难画骨，书写表面的情状容易，揭示内在的精髓很难。而韩小蕙女士却直抵精髓，画出了武隆山水的特质。这特质就特在一个“异”字，独异、特异、新异，奇异。走遍神州大地，绝没见过这样震撼人的风景，因而我谓：武隆山水惊天下！

站在天生三桥俯首下望，不由得心惊胆战，似是万丈悬崖直落脚下，稍不留意就会跌得粉身碎骨，禁不住惊叫：险！站在天坑仰首云端，周身崖壁直立而上，摩擦着蓝天，撕扯着云团，往日叹高处不胜寒，今日方知，低处要比高处更寒，寒得令人胆寒，禁不住惊叫：险！行走在狭窄的地缝，才懂得什么是暗无天日，头上是随时可能倾倒的绝壁，身边是突兀下落的深壑，深壑有多深？不必度量，听听那水流跌碎筋骨的叫唤，深得叫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武隆，这就是武隆惊心动魄的风光。

品鉴“绝版的周庄”

周庄夜景

我很欣赏“绝版的周庄”这个定论。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版权，版权是散文大家王剑冰先生的。国画大家陈逸飞先生的画作为周庄美容，王剑冰先生的文章给周庄画魂。不信？请你读一段：

清澈的流水柔成你的肌肤，双桥的钥匙恰到好处地挂在腰间，最紧要的还在于眼睛的窗子，仲春时节半开半闭，掩不住招人的妩媚。仍是明代的晨阳吧，斜斜地照在你的肩头，将你半晦半明地写意出来。

美吧？苏州城东南方的周庄确实美。王剑冰先生淡淡的笔意描绘出一幅雅致的周庄水墨画。这还不尽兴，他继续走笔：周庄睡在水上，水便是周庄的床。床很柔软，有时轻微地晃荡两下，那是周庄变换了一下姿势。周庄睡得很沉实。一只只船儿，是周庄摆放的鞋子。

这样的美景世所罕见，可真是绝版的周庄啊！唯恐这绝版的周庄倏尔消失，我匆匆赶到那里，像王剑冰先生那样静静地品鉴周庄。先品鉴周庄的桥，桥随着流水飘飘悠悠，如同在天空飘飘悠悠，就这么飘悠着进入了我的眼睛。我的心中便有了那梦幻般的小桥。再品鉴周庄的水，水从桥下流过，流得从容不迫，流得无波无澜，流得却有声有色。声音是船行时留下的，划船的篙这儿那儿一点，又一点，水便哗哗地响，船也就磨擦着水面前行了。继而，品鉴周庄的人家。住在周庄的人家，似乎从古至今就是为了画好小桥流水这幅画。画了房屋，画巷子；画了河流，画小桥。画得村庄成了画，还嫌这画的背景不热烈，不够劲。因而，走出村庄横竖挥洒，涂染了一地的油菜花。花朵怒放的时候，周庄便铺展在一片亮灿灿的金光中。

曾听人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其实，导游只能说到外在的景观，无法道出内在的特质。要想观赏风景的美妙，必须点亮自己的心灯，而点亮心灯的火种就是名家笔下的锦绣华章。读过名篇，点亮心灯，去游览观瞻，那风景美得能为身魂添染灵秀，添染激情啊！

图片来源：百度

温馐与温州人

黄亚洲

“温馐”的牌号决计没有“温商”来得响亮，而温商，大都也会义无反顾地撂下家乡的温菜，毅然跑去全国、全球创建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并且在当地入乡随俗，一日三餐吃川菜、鲁菜，甚至藏菜、回民菜乃至埃及菜、巴西菜、墨西哥菜，有啥吃啥，从不挑三拣四。温商似乎忘记了“温馐”。温商的刻苦与吃百家饭是出了名的，全中国也就是温州人脚头最勤、口味最杂。

然而我偏是相信，温州人的愿意吃百家饭也善于吃百家饭，绝对与他们肚子里打着基础的温州菜有关。

没有温州珍馐的底气，哪有过关斩将的劲道！

我是杭人，当然也推崇“清淡鲜嫩”的杭菜，看到全国各地走红“杭帮菜”，心里就开心。然而温菜的好吃，也是别具一格，决不亚于杭菜的，因此凡朋友选杭州的“白鹿”餐厅来邀我吃饭，我很少有推辞的理由。我自己要宴请朋友，甚至举办家宴，也常常选在温州人开的“白鹿”，尽管杭城的每一家“白鹿”都是人满为患，就餐条件不那么赏心悦目，但那美味，硬是让你没得逃。

头一回吃到“敲鱼”，印象就深，那样细腻而有嚼头的鱼肉，再佐以鸡丝、火腿丝和香菇丝，中国任何菜系里都是撞不见的；“清汤鱼圆”更不消说，鱼肉来自黄鱼或是马鲛鱼，加蛋清、精盐、黄酒，成了入口即化的“白丸子”，要多鲜有多鲜；还有黄金色泽的“蛋煎蛏子”，那份鲜嫩，那种滑溜，一提起就流口水。所以我上个世纪80年代首次接触到温菜，便一下子深陷于温州的浅海与滩涂之中，与虾蟹鱼贝为伴，不能自拔了。

温州菜是我们浙江菜的四大菜系之一。浙菜的另三菜是杭州菜、宁波菜和绍兴菜。这三菜在我的味觉里都有一些类同，而温州菜则隔得开一些，有其特殊处，毕竟“以海鲜为主、轻油轻芡，口味清鲜、细巧稚致”，别的菜系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我断定，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六七十年代总是割了又长，温州人的善于“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难万险”，温州模式的风靡全国，除了与几百年传承不息的讲究“义利双修”的“永嘉学派”有关，也必定跟温州菜的营养与鲜嫩有关，也就是说，跟吃有关——为了保证世世代代能吃饱吃好鲜美无比的温菜，咱先吃苦，走遍天下积累财富去！

这就是肚子深处有“三丝敲鱼”和“清汤鱼圆”的温州人！

旅游漫笔

□国人看世界

北极访因纽特小镇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李学江

北极，地球的项端。碧海中漂浮着银色的冰山，雪白的北极熊在冰块上踱步；当然了，还有那些爬冰卧雪的海豹，因纽特人传奇般的冰雪小屋——怀着如此浪漫的想象，我们登上了哈珀总理第8次北极之行的专机。

此次北行到达的最北点名叫约阿港，约北纬69度，在北极圈内。小镇扼守在西北航道的一个湾口处。飞机下降前，记者站起来从舷窗向下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灰黄色旷野上，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湖泊。大地上似乎是寸草不生，鸟兽全无，一片荒寒景象，也没见到一点儿冰雪的影子。

军机降落后，记者们乘车来到了小城的艺术中心，里面以实物和图片展示着因纽特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各类捕猎工具。最吸引我们的是一间黑石雕刻室，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因纽特人的雕刻，其造型之奇，表情之怪，真是前所未见。

记者同身着传统因纽特服装的老人合影。 张大成摄

我进了办公室，同一位伏在电脑前的壮汉聊了起来。他告诉记者，小城约有1400人，都是因纽特人，多是地区行政机构的雇员，青年人则多被吸收为民兵巡守队员，还有些人在20多公里外的矿上打工，传统的捕鱼和猎海豹的人已寥寥无几了。记者看了他的名片后说，这不是与某位女部长同名吗？他笑着说：“女部长就出生在这里，她是我妹妹。”

加拿大总理有史以来第一次到访此地，为此因纽特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除老中幼穿着鲜艳的传统服装走秀外，还跳起了欢快的民族群舞，最后是两个胖姑娘嘴对嘴，表演以喉咙发音的口技，她们模仿自然之音、动物之声，让人感受到一种地老天荒的神秘感。

但夜宿北极的滋味并不好受。民兵们在这片寒风横扫的漫漫荒原上拉起十数座帐篷，身着民族服装的因纽特妇女在帐篷外为我们表演了剖鱼和制作鱼干的绝活，男人则教我们如何抛叉捕鱼。记者四处转了一圈，发现地面其实与从飞机上看到的景象并不相同：地表上还是有些一两寸高的小草和地衣苔鲜之类的薄薄植被的；还看到几只麻雀贴地飞来飞去，真不知它们是如何熬过寒冬的。记者想，动植物如此顽强不屈，不正如因纽特人在这片荒寒土地上的生生不息么！

重唱嘉陵江船工号子

史广俊 王 尹

“嘉陵江水哟，浪悠悠哟，联手推船哟，到河里走哟……”在四川省蓬安县下河街，非物质文化遗产嘉陵江“船工号子”传承人唐文涌唱起了激昂有力的号子，伴随着号子的节奏感，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当年船工们涉水闯滩的画面。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蓬安的物资运输主要靠水上舟船。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嘉陵江上，蓬安县下河街财神楼码头位于中段，向上可至广元，往下直达重庆，沿江过往船只和本地船只常在此停靠，号子连天，热闹非凡。

当时，靠岸下船，船工们总是三三两两到酒馆喝酒，或到茶馆聊天闲扯。刘家大茶馆最热闹，江湖艺人打快板、讲评书，常常博得船工们满堂喝彩。嘉陵江船工号子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丰富起来的。

船工号子多种多样，船工们拉船时根据水流情况、地理环境即兴创作，歌词中历史地理人文无所不包，它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茶馆酒肆、笙歌管弦一起，成为嘉陵江上的一种特色文化。

蓬安的船工号子分为三种。平水号子，是当船只顺流而下时所唱的号子。因为顺水，船工们扳弄船只不用费多大的劲，就进入轻松状态，所以号子的调子抒情动听，号子内容也不固定，见物说物，即兴编创。比较常见的是，船工们看到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便用挑逗性的唱词引起女人们的一通责骂，而船工们就在这责骂声中说笑逗唱。

途中遇到悬崖峭壁，而河对岸地势相对平缓，船工要将船牵引至对岸继续向前。此时就要唱抛河号子，调子激昂有力，内容全部是拟声词，让力量用在点子上，齐心将船拉到对岸。

船工们拉载重船逆流而上，湍急流爬险滩时所唱的号子，叫陡滩号子。这种号子节奏感非常强，意在鼓劲壮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人力拉船被机动船所取代，船工们拉船场景也已成为了一种记忆。船工号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耳畔。

为了重现船工当年的生活场景并将船工号子传承下来，蓬安县下河街成立了嘉陵江船工号子表演队，并将嘉陵江船工号子申请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穿越珠海岭南大宅门

伍 振

一个周日，一位朋友约我去探访珠海的“岭南大宅门”——清朝首任驻夏威夷王国总领事官陈芳的旧居和梅溪牌坊，探寻岭南风情古韵。

陈芳生于1825年，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香港、澳门学习经商，开始接触西方文化。24岁时随伯父到夏威夷，由于采取“开架售货，自由选购，送货上门”等方便顾客的经营方式，成为当时夏威夷八大商业企业之一。1890年，陈芳回到故乡，落叶归根。晚年的陈芳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修渠引水，修路发电，办学救灾等，受到乡邻的称赞，也受到清朝光绪皇帝两次赐建石牌坊褒奖。

一进梅溪景区大门，沿着脚下青砖铺就的大路向前走，见路旁陆续排开着六扇老宅门。这些大多是明清时期珠海民宅大门的门框，在重建或者城市拆迁的过程中，由于无法保留整栋房屋，只好把门框保留下来，移放于此。

“看门知家底”，导游敲着门边的雕纹说，“北方看门槛，南方看门雕和砖，门槛越高越有钱势，雕刻越多，越是富贵人家。”透过六扇宅门能看到当地百年岭南文化的缩影。第一扇门来自珠海夏美村的杨府，建于清嘉庆年间。二级台阶，门楣高大，显然是个有钱人家。导游领我们来到陈芳旧居，只见几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式旧宇呈现眼前，深院高墙，岗楼插空，桄榔掩映。住宅周边有2米多高的围墙，均以雕花瓷砖和间隔的翠色瓷瓶装饰。前垣两侧和路边矗立三座岗楼，呈犄角之势。院内五座青砖灰瓦的大屋，由一条“串”字形走廊连接起来。这些屋子四壁都有圆拱形的门窗，饰有各种花草图案花纹的彩色灰塑，做工精细逼真，配上镶嵌彩色玻璃的满州窗，使整个建筑显得美轮美奂。每座屋宇都用麻石砌成墙基，石阶拱门，望衡对宇，屋内雕梁画栋，溢彩流金。

在一个半圆形广场上，被视为中国第一牌坊的梅溪牌坊气势雄伟，用花岗岩建造而成，顶部飞檐翘壁，底部有小小回廊，造型中西合璧，雕有瑞兽、花果、人物、书法和八仙图案，为岭南罕见的古建筑艺术珍品。它是清光绪皇帝先后两次御赐陈芳的。巍巍石牌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立，让人们永远难忘这位慈善家的普济众生之举。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